

沧桑入画

舒敬东

吵 伴

潘爱娅

在宏村镇屏山村，我家老屋的上首是一座“佛堂”。

“佛堂”的大门对着小溪，门口和小溪之间是并窄而长的院落，站在“佛堂”的大门口能听到潺潺的水声，而看到的却是一人高的院墙，目光越过院墙，便是连绵的群山和蔚蓝的天空。院墙的墙基即是小溪的石岸。石岸亦是一人多高，院墙上首的尽头就是河堰，溪水到此忽然跌落，形成了浅浅的白色水花。乡人称河堰为“花”，细细一想，真是既简洁又形象。“花”的上空是一座三块石板搭成石桥，过桥，向左迈一脚，就进了院落。走到窄窄的院落的尽头，就是“佛堂”的大门了。

“佛堂”是典型的徽派建筑，其间的陈设亦和山野民居相差无几。不过，模式虽似，格调却迥异，一个是农家老屋，锄头、铁锹、畚箕、扁担、鸡鸭等是应有尽有，“佛堂”却似书香之家。说似书香之家，却又未见笔墨纸砚、书刊报纸。真是怪异。

“佛堂”里窗明几净，一尘不染，更像个女人，不带任何饰物，淡泊而又淡雅，宁静又温馨。当真有出家人的恬淡。

不错，“佛堂”就是信佛人家供奉佛像的屋子。然而，打小我就没看见这里有佛像，父亲倒是说过，楼上供佛，有个佛龛。我却没有见着，许是破“四旧”时给毁了吧。

那时，“佛堂”里住着三位年老的婆婆。一个务农，一个裁衣，还有一个似乎什么都不做，像个闲暇之人，又似书香之后，我和她没说过话，也听不到她和村民说话，落落寡欢，独来又独往，一看就是群外之人。我常在河沿看见她，隔三差五的，见她沿着河岸往下走，不半日又见她沿着河沿返回来，只是手里多了或少了信件；两手空空的时日，也常有。

裁衣的婆婆倒是人蛮好，我们一进去就是围着她的铺子转，她和我们说话轻声细语，透着和气。村人叫她“阿桂娘”，我们也就跟着“阿桂娘——阿桂娘”地叫唤。务农的婆婆，只有晚上和一日三餐才能看得见，整日的都在地里，小脚，弓着个背；想不到的是，她居然有个东西跟孔乙己的一模一样——草蒲团，稻草结成，锅盖般大。下河洗衣物，我们见她垫在膝盖下。看见这东西时，我还不知道鲁迅，更不知道有个孔乙己。后来读书了，学了《孔乙己》一文，才猛然忆起。忆起时，它早已随她们一起不在人世了。

我县城里的老姑妈和“阿桂娘”是同行，也是裁缝，正月里来我家时都要去“佛堂”里坐一坐，那时的我们便簇拥着跟进去，相了相之后，又觉得无趣，便一个个又溜了出来，或是返回家，或是坐在石板桥上，晃动着两脚，看“花”下的“石斑”和“白条”四窜。

《小石潭记》中说：“潭中鱼可百许头，皆若空游无所依。日光下彻，影布石上，佴然不动；俶尔远逝，往来翕忽。似与游者相乐。”当教师之后，每当讲授到这里时，我便无端地要想起“佛堂”前、“花”下鱼儿四窜的情景。

不过，这已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。

五六年前，父亲曾在电话里说，“佛堂”已被白蚁侵蚀，成了危房，不能住人了，墙体也斑驳了，檐上杂草更是横七竖八。话语间流露出渐近老年的伤感。而今，父亲去世已三年。

上次回老家，我看见三五个靓男俊女围着一个成年人，好奇心被勾起，亦围了过去，只见当中的成年男子正对着破旧的“佛堂”写生。

我好生奇怪，不解之语竟脱口而出：“这破屋也能入画？”

“沧桑入画。”成年男子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缓缓吐出四字。

也是，一代风物，我眼看着它们逐一沧桑并远逝，留下的，却又无法挥去，时常现于心头、笔端。



画 笔 方华摄

七十五岁的吴老爷子，一生都是精神抖擞。任何场合里，有他在就有高分贝。他喜说笑也喜斗嘴，凡事好辩论，喜欢辩个清楚明白。和他相处的人怕他，但也喜欢他。怕他的辩死理儿，喜欢他的热闹。

背后，有人给取了个外号叫“斗鸡”。斗鸡把自己斗得个遍体鳞伤，旁观者却落了刺激，得到了快乐。为此，哪里有斗鸡，哪里就会有欢喜场子。吴老爷子因此成了小区里的明星，他在哪儿就有人围着乐呵。

近日来，吴老爷子没有了斗志，更没了说笑。人前人后耷拉着脑袋，眼泪涟涟的一脸凄寂，原来是家中的老伴儿没了。

老来失伴，人生一大悲哀啊！相伴了一辈子的左右手，突然被砍了一只，那种刻骨疼痛，难以忍受啊！大家能理解也同情。见了面都会来一句“老爷子节哀，多保重哦！”之类的话。

一日，吴老爷子的发小见他一直很悲哀，就把接到家中来一杯，为的是让他宽宽心。席间，发小问“你和你家那位一生吵得狠，现在她不在了，刚好过一点安静日子，你为何这样悲伤啊？”

“老弟啊！你可想到我现在想吵嘴，都没有人相陪了啊！”吴老爷子又抹开了眼泪。

“哎呀呀！老哥！我不该这样瞎说话的，惹你又伤心了。我是看你们一吵嘴，就咒对方早死之类的话，认为你们的感情不和睦呢！”

“是不和睦哦！我何曾不想找一个温温柔柔的老婆啊！可是老天偏给我配了个‘斗鸡’，为了孩子，为了家，我也只有这样的过下去啊！”吴老爷子把他的老伴儿说成了“斗鸡”，同事不禁想笑，可是看到他一脸痛苦只好忍着。

“嫂子性格比较刚强，你也不让一让，哎！吵一生，到没了还这样想她，真是叫人想不通。”

真的是想不通，吴老爷子自己也想不通。

老伴是突然去世的，那日买菜回来，坐在小凳上掐菜，突然往旁边一歪就倒地上了。吴老爷子以为是小凳子不稳当，还埋怨了一句“弄跌倒了吧？你这个人就这么粗心大意。”平时里，老伴儿肯定要顶嘴喷一下。

可是她歪在地上没做声，上前一扶，发现眼紧闭，口有白沫。觉得不对劲，把她脸掏一下没动静。平时大胆的吴老爷子吓坏了，把老伴半抱半拖地弄到床上，马上打电话给孩子，给120。

120来得也快，到了医院马上抢救。老伴在医院里了无声息地睡了十多天，就永远地睡去了。以后的日子对吴老爷子来

说，像在做梦一般。口水战不断的家里，静寂得如无人之地。那个想，那个悔啊！把人的心都掏空了。

“老婆子！我怎么就没想到过你会把我丢下啊！我只想着我俩要永远斗下去，不把你那张刀子嘴斗输斗软，不罢休啊！”吴老爷子望着上了墙的老伴，眼泪长流，哽咽得透不过气来。

儿女们见惯了父母的争吵，吵得厉害时，也曾经当两老的面说“一天到晚这样吵，吵死一个就好了”，果然吵死了一个。想不到的是，剩下的这个，却伤心得不能自拔。

“爸！您和妈妈掐架掐一辈子，都认为是配错了婚，您现在是真的这样想她吗？”

吴老爷子听孩子也是这样的说话，往起一站，“怎么说话啊！你们认为我想你妈是假的？我对你妈一辈子忠诚，没有动过一点歪心的。你妈的那张嘴多厉害啊！可是你妈人不坏，瞧她对你们奶奶多孝顺啊！”说到这，吴老爷子大恸。

那年，奶奶跌断了腿，是老伴儿亲自去乡下把奶奶接来家。半年多，吃喝拉撒全靠她照顾。虽然嘴上有些埋怨，但是对奶奶的照顾是无微不至。多难啦！现在想起来，叫人心里愧得慌啊！

“老婆子！我的好人啦！我好悔呀！我怎么现在才想起你的许多好啊！”吴老爷子哭兮兮地诉说着老伴的好，儿女们陪着流长泪。

“你们不懂啊！其实我和你妈吵吵一辈子，不是没有感情啊！几十年吵下来习惯了，已经把打嘴战当成日子里的一桩事。自从你们离开家以后，日子冷清啊！我和你妈有时特意找点小事吵吵。吵过了，照样吃饭睡觉，不伤情啊！”

吴老爷子这番话，让儿女愣了。父母的小吵吵，原来是他们日子的小把戏，是调剂生活的一种方式。咋想，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“孩子啊！牙齿和舌头都有打砸的时候，何况两个没有血缘的人在一起过日子。那些说什么好夫妻一生都没红过脸的人，是假的，是虚伪。我和你妈是有性子就使出，不玩假，我们两个活得真啊！”

人人都说老来要良伴，原来父母这对“吵伴”儿，照样也是好伴。儿女们还一直为父母的不和谐担心得不得了呢！

人已去，再想也无益。孩子们怕老子孤独，要接去一起住。然而，吴老爷子不干，说是他要守着这个家，守着墙上那个人。和她吵，吵到自己和她的并排在墙上。